



李健吾散文集



李健吾散文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李健吾散文集**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184千 插页：13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3,240册

统一书号：10157·234 价：2.20元

## 内 容 简 介

上了一点岁数的人，谁不怕山道艰险：慢十八盘，紧十八盘，登上南天门，走在天街上？谁敢于带动年轻人，雨中登泰山，去饱览有声有势的松涛云海、流布飞泉？看，李健吾同志用自己的矫健脚步和生花妙笔写下了传世佳篇！

李健吾同志是现代和当代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李健吾散文集》就是他散文创作的结集。

本书编辑了五辑六十四篇文章，共计十六万字，按照时序由近及远编排。其中，第一、二辑《杂忆录》、《山东好》是解放后的新作汇编，第三、四、五辑《切梦刀》、《意大利游简》、《希伯先生》是解放前旧作的重版。这些作品，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限，贯穿欧亚两洲的空间，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从这里，我们会看到：对困难的蔑视，对敌人的嘲讽；对朋友的挚爱和对亲人的怀念，对家乡的深情和对祖国的热恋。会看到：进取的精神，搏击的志气，广阔的胸怀，活跃的思想。……

这也是凝结着亲友们的心血和希望的一本书。作者的好友李采臣承受委托整理编排好此部书稿后，送经作者过目审定；作者逝世以后，他的夫人尤淑芬为本书选送了照片，女儿李维永增补校订了部分篇章。特予说明。本社借此书的出版之际谨表纪念。



## 序

讲到写散文，对我影响最大的，头一个就是鲁迅先生，当时我在师大附中念书，老师把他请来，在礼堂给我们做报告。听的人多极了，简直可以说是密不透风。鲁迅先生的教诲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影响极大。

另一位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我的中文系老师朱自清先生。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念书，他总是字斟句酌地帮我修改文章。后来我上了西洋文学系，念了些法国东西、英国东西，可是私下里总要找朱老师请教。我是在他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写散文，文章要短，要由小见大，要有清新之感。记得很早以前，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小东西，叫做《竹筒精神》。后来沈从文给我写信，说我有一个字写错了，我马上给《人民日报》写信，请他们更正，这是我读书有限嘛。

所以读书要广，要尽可能地多读一些书，就是读了几本坏书也不怕，沙里淘金么，总会有金子淘出来的。鲁

迅先生能写出那么多出色的杂文，就是读书多。他老人家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只有多，只有杂，才能有所选择、有所比较。读书不能老拣自己爱读的书读，不能光挑对自己路子的书去读。那就等于缩小了自己的天地，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当然，读书必须读透，浮皮潦草是不行的，要好读书而“求甚解”，久而久之，就能使自己充实起来，深邃起来。

可是写文章，就不能广阔无边了，特别是写散文，更要注意自然、平易、亲切、深入浅出，撒得开，收得拢，象说书讲故事一样，让人读起来没有吃力的感觉。说到说书，我想到了“抖包袱”，“抖包袱”的本领就在于能把意想不到的东西抖出来。我们写文章也是如此，我把这叫做奇峰突起。

法国十七世纪的散文作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的《性格论》无所不谈，谈人、谈事、谈物、谈社会……娓娓叙来，最后笔锋忽然一转，你才明白，他的真意另有所指。这之间，仅用一句话就把内藏的包袱突然抖了出来，又自然，又精炼，又奇峰突起，把它们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正好和由小见大一样，于平凡中见真本领，这就是艺术。

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为谁写，写什么，你心目中至少总得有那么一个人，包括自己在内。既然对象的存在是个客观事实，你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需要、趣味。写出的文章不为人喜闻乐见，谁愿意看？现在要求作家写

东西要注意社会效果，考虑人民利益，考虑国家利益，我看就和这个原因大有关系。

写文章题材要开阔，不能老是那么一套。可是同样的题材，有的作品叫人兴味索然，有的作品却使人百读不厌，获益非浅。即使相隔多少岁月，读起来，也仍然是耳目一新，回肠荡气。道理何在呢？这就牵涉到了艺术——独特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的问题了。

风格问题并不神秘。人活着，总是要受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历史控制着你，现实生活控制着你，艺术和思想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影响、制约中统一起来，构成了风格。风格就是时间和空间相互制约的结果。风格就是一个人的一种偏爱，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是个性。个性表现在文章里，就成了风格。



## 目 录

序.....	1
<b>杂忆录</b>	
忆秦川.....	1
忆西安.....	5
桃花源里出新境.....	9
梦里家乡.....	12
枣花香.....	16
忆西谛.....	20
丁西林和他的剧作.....	30
《李广田选集》序.....	37
《石评梅选集》序.....	44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集》序.....	49
<b>山东好</b>	
曲阜游记.....	53
雨中登泰山.....	60
向劳动人民学习.....	67

我爱这个时代·····	74
民兵英雄·····	86
淹子崖·····	98

## 切梦刀

乘驴·····	111
送礼·····	115
烧饼之战·····	118
拿破仑第二·····	122
建筑是一个伤心的说明·····	127
案头的悲哀·····	132
弯枝梅花和疯子·····	136
北平·····	141
给北平·····	144
奇迹·····	145
两个伪警·····	146
简单·····	148
侠客·····	150
记野蕨·····	152
大祭·····	157
菽原大旭·····	159
《罪案》·····	165
小蓝本子·····	168
乡土·····	175
悼“五四”·····	179
过年过节是自私的表现·····	185

说一叶知秋·····	188
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191
说帝王惑于朱紫·····	197
切梦刀（代跋）·····	200

### 意大利游简

威尼斯·····	205
斐拉拉与腊万纳·····	223
佛罗伦萨·····	227
罗马·····	236
那不勒斯·····	255

### 希伯先生

时间（代序）·····	261
匹夫·····	266
希伯先生·····	272
景女士·····	276
“牛皋”·····	281
史某·····	285
经国美谈·····	290
兽皮·····	297
文明戏·····	303
童年·····	308
脉脉·····	310
家长·····	313
搬家·····	317

定于一.....	322
看坟人.....	326
人生.....	330
竹筒精神（代跋）.....	333

## 忆 秦 川

在我的过去，陕西是一个感情集中点。我很少和人谈起陕西，也很少和人谈起邻省山西，其实后者是我另一个感情集中点。我生在山西，童年有一小截活在陕西，父亲死在西安的十里铺。而随他在辛亥革命和讨袁两次战役中死难的许许多多年轻战士当中，陕西方面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旧社会，陕西老人可能还有记得“李大哥”的；在新社会，这个闹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脑子封建思想的秀才，象铺路的碎石子一样，已经面目不清了。他的这个不肖儿子也七十多岁了。

记得那年，我路过西安，戏剧界几位朋友叙旧，名字我如今记不清了，可是封至模<sup>①</sup>——他是最老的相识之一，还健在吗？他比我大好些岁，在北京师大念书的时候，我才是附中一、二年级学生，我们在一起搞学生话剧运动，他演太太，我演丫环。日子过的飞快，他这位改行研究秦腔艺术的老艺人，“四人帮”没有送你一顶大帽子戴？重温旧地，我无意中站到杨虎城将军一家老

小的坟前，默默无言。我能到法国去一趟，他掏过钱。想不到历史证明他跟我父亲一样，头脑有些封建，不去延安，去了重庆。政治真理在哪一边，明白的一天，已经是过迟的一天。“小萝卜头儿”的又大又亮的眼睛，象天边的两颗星星，永远闪烁在我的感情的梢头。还有史可轩！<sup>②</sup>另一个遇难者，在我崇拜英雄的童年的心灵，有着奇异的份量。赶不上给父亲送终，他在坟前痛哭中一刀剁掉一个小指头。在父亲的朋友里，他怕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过封建思想的流毒并不因此而就少。他的家乡有一个私塾，父亲特意把我从西安送到那里，读——读什么？《孟子》！天呀！《孟子》是我的活冤家、死对头。它是我五岁的启蒙课本。为了它，我在关帝庙不知挨了多少手心板！为了它，我懂得了逃学的妙处。为了它，在我八岁上，父亲当着许多客人赏了我一记耳光，因为我不替他争气，背了上一句，忘了下一句！一家人吃中饭，父亲和朋友饮酒对拳，我跪在砖地上挨饿。还是大祖母发现小孙子不在桌面，赶到前头象贾母似地把我救了出来。我喜欢史可轩家乡的私塾，老师觉得他讲的义理深奥，我年纪小，由我在门边半听半玩，不闻不问，万一我应付不了，就由叔叔们帮我解围。就是这位史可轩，驻军郑州的时候，和几位带兵的老朋友（一位是李养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捉住那个出卖“李大哥”的所谓同乡好友来活祭。就是史可轩，去了列宁的故乡，加入共产党，最后，在高山峻岭

之间，烈性的汉子为了找到真理而不惜战斗到死！

我说到什么地方去了？奇峰重叠的秦川，渠沟纵横、棉花遍野的秦川，古坟成堆、古迹成林的秦川，风景优美如画的秦川，不是忽隐忽显，而是渺无踪影。谈人而不谈物：实在是乱弹琴。我这管破笔，象我的记忆一样，在纸上只能画出歪歪扭扭的线条。好在它反映出了岑参的两句诗：

“枕上片时春梦中，  
行尽江南数千里。”

不是“数千里”，只是尺寸间，因为全在我这已经不够用的脑子里。一言以蔽之，李白说得好：

“长相思，在长安。”

“在长安”，今天，应当改成“在延安”。延安是烈性汉子史可轩，在曲折的道路中，找到的终点。延安是毛主席率领千军万马、不辞千辛万苦，冲过重重封锁而到达的长征终点。终点即起点。辩证法如此。事实如此。延安是“新中国站起来了！”的伟大的起点。延安是世界革命人民感谢和朝拜的革命圣地之一。对于中国文艺工作者，延安是生命获得真正活力的磁场。多少杰作在这里培育出来！林冲在这里有了群众。喜儿在这里向

未来高唱光明莅临。种地的苦哥儿们在作品里占到首要位置。卖国求荣的蒋光头在山隙求饶。李世民的六匹骏马扬蹄疾驰。正是

“红太阳晒暖清凉的延河水，  
河水流过远远近近的荒村，  
绿盈盈的新苗天南又地北，  
子弟兵的凯歌向着海外飞。”

这是我一时兴起写的一出长戏中纺织女工的一首小诗。戏里写的取经的地点是西安。“四人帮”粉碎了，人民——象我那位被隔离了半年之久的纺织女工一样，可以放声歌唱了。我以走上新长征道路的喜悦心情胡乱回忆秦川。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西安日报》

---

①封至模，戏剧家。曾任西北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副处长、陕西省戏曲剧院训练班主任等职。一九七五年病逝南京。

②史可轩，陕西兴平人，中共党员。曾任国民二军师长兼中山军事学校校长，一九二七年七月，在富平被反动派杀害。



## 忆 西 安<sup>①</sup>

多年不来西安，亲友陆续亡故，往事如梦，只能于记忆中仿佛一二了。

第一次来西安，是七岁上，记得住在东木头市，后来父亲又送我到史可轩叔叔家乡念书，一位老夫子教叔叔们和我念一些古书。史可轩叔叔喜欢一部讲古希腊故事的爱国小说《经国美谈》，后来我买到一本，一直保存到现在。史叔叔做郑州警备司令时，我已经十六岁了<sup>②</sup>，从北京送六婶回老家，路过拜望他，他还劝我把《经国美谈》的爱国故事改编成戏剧。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如他的心愿，而今自己已垂垂然老矣！

西安给我留下了深长的印象。在我残缺的记忆中，我记得有井勿慕这个人。父亲的部下多半是陕西人，井勿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跟着父亲讨伐袁世凯，不少人牺牲于中条山。父亲一想起他们就眼泪汪汪的。

第二次来西安，是为答谢虎城将军。那是在一九三